

近日,我应邀去了一次“水乡客厅”,这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的国家级示范区。水乡客厅以苏浙沪两省一市交界原点为中心,以江南意境、水乡基因、创新聚落、蓝色珠链为总体意象,一方面凸显江南水乡圩田的生态本底和理水治水的生态理念,打造多个生态工程展示园区,另一方面植入文化交往和创新服务功能,以共建共享为原则,发挥“客厅”作用。

我是从上海青浦一侧进入水乡客厅的。水乡客厅将三地连接起来,真的可以徒步从这个“客厅”走到另一个“客厅”。先前,从上海的青浦到江苏的吴江,要绕很长的路,如今,一桥飞渡,造起了一座中国风格的公路多孔拱桥,一下缩短了车程。这座桥是由三峡集团在去年6月始建的,一块巨石上镌刻了这样的铭文:“建桥人国之工匠,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撸起袖子加油干,抗新冠,破风浪,奋战百余天,冠尧桥如期落成,水乡古镇再添新彩。”

更令人惊喜的是,那里还建了一处公园化的步行道,白色的大块地砖纵横交错,铺在树林花丛中,漫步其中,不知不觉间,忽然看到地面上画着一道黄线,并写着地理标识,原来已经跨了省境。而在另一边,湖荡片片,每片湖荡里都有冒出水面的滩头,绿色葱茏,仿佛一个个小岛,而且上面还有人家,黑白墙红门,靠着湖荡里处

处连接的木板栈桥、垒石小道,已然分不清哪是上海的青浦,哪是浙江的嘉善了。所以,把这里叫做水乡客厅确实名副其实,三地完全交汇在了一起。

在一个瞭望高台上,那些写在规划书里的文字,变成了我的直观感受。

水乡客厅

简平

水乡客厅整体方案里有个“方厅水院”,虽然还在建设中,但从高处看过去,可知那是一个由长廊连起来的四边等长的江南庭院,三边代表苏浙沪,另一边则代表安徽。这座庭院采用四合院形制,方方正正,奇妙的是建筑中央有一个泛着涟漪的大湖,应和了水乡的意象,也寓意长三角三省一市向心汇聚、一体发展。方厅水院是水乡客厅的核心地标场所,由此四射出去,金泽、练塘、朱家角、西塘、姚庄、同里、周庄、黎里、锦溪……这些著名的江南古镇,伴着治理后的水系像一条玉带悉数串联起来。

水乡客厅的目标愿景是打造世界级水乡人居,因而建立由湿地、田埂、沟渠、农田、片林等组成的绿色生态是重中之重。我在生态鱼塘那边久久不愿离去。这里湖水浩渺,水色碧绿,清澈见底,水面上浮着一簇簇安静的睡莲。探身细看,水底下竟是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确实是这样的,原先这里的水质已经发黄浑浊,在宏波集

六谷饼小记

洪铁城

为设计一个供销社,那年我骑自行车到藏在山沟沟的岭北周镇看现场。完了周主任请我上他家喝酒,他说他老婆手工做的六谷饼很不错。到了他家,稀里哗啦一碗米酒下去,六谷饼香气四溢。出锅的六谷饼有锅盖般大,薄如蝉翼,圆周微微翘起,饼面金灿灿黄澄澄半透明似同琥珀盆子;饼底微焦,敲起来当当响像铜锣。六谷饼上手对折,夹进炒萝卜丝、炒苦麻,然后是一大碗松菜豆芽汤和一大碗腊肉笋皮汤,吃起来又脆又香又鲜,是大鱼大肉不一样的味道。美得几十年来,凡有机会去我们山区,我都会建议,最好安排吃一次农家手工六谷饼。

我说的六谷,有的地方叫玉米。记得小时候家里烤六谷饼,好像举办一次隆重仪式。奶奶管烧火,妈妈系围裙挽袖子当主角,我们小孩与大男人只管吃。妈妈先在热锅里和面,和好移到砧板揉,揉好将一小块面疙瘩捏成小圆饼,然后用手掌一反一反地擀成薄饼,然后反扣在罩篱背上晾着,三个下一次锅。妈妈虽然来自山区,但因为个儿小,手劲不足,只能擀到两个铜钱一般厚,所以对比起来就少了一些脆脆香香的口感。

老伴贤惠,什么美食、针线活都会做,而且做得好。她缝布鞋,鞋口针脚比机器制作还要均匀,但六谷饼要烤出妈妈这厚度,也难。

现在家里没有土灶,没法做六谷饼。如果想吃六谷饼,就得与老伴去很远的家小店吃。正宗碧安山区人开的。可是现在的六谷饼,是用擀饺子皮的小棍子擀薄的,用电锅烙熟的,由于不开旺灶火,烙出的六谷饼像飞机场一样平平的,背面也不怎么焦,拿上手软搭搭的没筋没骨,吃起来没有往日的脆香与嚼劲。幸好咸菜炒豆腐、干丝炒豆芽什么的,虽然装在不锈钢方格盘里,但夹进六谷饼,还有点老味道。

于是乎胡思乱想。想着几十年奔走农村,老为山区出王象之、严济慈、潘建伟等名人大为惊讶。后来终于明白,除了山清水秀空气好无污染,似与六谷饼为主食的童年不无关系。

巷口六谷饼店仅一间房子,既是门店,也是就餐场所。三张不锈钢包边的小桌子,可坐八九人。顾客多是中老年,用碧安方言交流。我问店主一天销多少?她不管。500个?200个?不管。有人代为接茬:现在网购不少,50个100个,全是焙松了的。人家出门带去吃。

如此看来我大可不必担心有一天吃不到六谷饼,这小店有可能长期开下去,虽然味道在逐渐地消减,改变。

团所属骏泓公司的监理下,治水工程细致到刺绣一般,一针一线都不马虎:先是重塑水下地形,将鱼塘里的水基本抽去,清淤、挖深,形成梯级水深,以营造不同的生境;接着将一个鱼塘互通连贯,再与元荡、雪二漾沟通,可置换水体,使鱼塘内外活水流淌;然后投加益生菌,改良底泥;继而种植水草,不同的水深种植不同的水草,1米以下种矮型苦草,1至2米种刺苦草,2米以上种小茨藻;待水下草原建成后,开始投放浮游生物,有食藻虫、摄食藻类和有机悬浮物,以减少透明度;同时投放鱼虾螺贝,完善食物链,维持生态平衡。鱼塘里的水不是一次灌注的,得根据水草的生长状态,逐步抬升水位,从而满足多种沉水植物及水生动物的成长需求。我忍不住问现场的技术负责人,这里的水会永远保持这样透彻明净吗?他们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是的。

徜徉在水乡客厅,就像置身于童话之中。即使时节已入冬,但依然处处可见“荷风柳浪醉桃花”,让人生出许多的欢喜和憧憬。

回家



回家 齐铁偕 诗书画

一边是故乡,一边是异乡\隔着的山无情\连着的河有意\远行时,脚已蹬掉了土\回来了,鞋却认得出路

晚上,我穿越能够直望东方明珠的街道,看到礼和洋行的字样在夜空下亮着光。在骑楼下漫步,我透过玻璃看着里面一排和“洋气”外表相符的西餐厅。在星星点点的灯光投射下,骑楼内部的环境显得有些像一个室内的小宇宙。

“快一点,一拍照就有人走过来了啊。”

在这样美妙的环境下,偶尔有衣着时髦的路人,选择停下脚步、摆造型让朋友帮忙留影。而越过一个转角,热闹的人群和队伍与此前所感受到的静谧截然不同,顺着他们的视线看,那是一家更迎合国人胃口的中式烧烤店。

几年前,想要漫步礼和洋行大楼骑楼的商铺恐怕还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一个世纪的使用中,它们曾被封存在楼底所增加的外窗之下。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使用年限,一辆车开到一定年限,它的油耗上去,人就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去维系。建筑也不例外。”几年前,朋友在一次交谈中和我说。

无法超乎一定历史条件下科技的发展,人的居所和人一样,承载着环境变化带来的

疫情暴发,我们都收住了旅行的脚步。周末翻阅以往旅游的照片,回想旅游经历,最让我喜爱的是坐在飞机舷窗旁看窗外的风景。

早在1999年,我预订国际机票,航空公司问我,你要窗边的还是走廊的座位?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窗边的座位。

坐在靠窗的座位眺望舷窗外风景,可以减少旅途寂寞,更能够让人想象漫天飞舞。

以往看天看云是仰望,坐在1万多米高的飞机上看天看云,蓝色的天空在脚下呈现,她有时像是一碧万顷的湖泊,有时像是一条宽广无垠的大河,有时像是一望无际的大海,真是壮美极了。再看那云彩,一会儿分开,一会儿聚集,一会儿重叠;有时候像是一朵朵雪白的棉花,有时候像是一个个翻滚的波浪,有时候像是一匹匹奔腾的骏马……俯视天空,鸟瞰云彩,看见的是一种变幻的美,一种灵动的美,一种既壮阔又秀丽的美。平时在地上仰望云天,它们遥不可及,

舷窗外的风景

柯兆银

而在飞机上就觉得它们近在咫尺,伸手可触,甚至自己也成为飘荡的云。提升高度看天下,看到的是全新的风景,视觉感觉欣赏着窗外的风景,路途不再遥远,旅程不再寂寞,美好的感受和想象联翩而来,而心则荡漾着一波波愉悦。

当我不无得意地俯视天下的时候,偶尔抬头看天,发觉天上仍然是一望无际的风景,真的是天外有天啊。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飞机上看日出。

那天,我眺望着舷窗外,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我失望地关上舷窗,闭上眼睛打瞌睡。

突然,我听见前排有人说,你不要睡了,马上就要看日出了。我睁眼抬头,是一对父女模样的旅客,窗边的女儿靠在父亲身上,他正朝舷窗外眺望着。

啊,日出?我期待地打开舷窗往外看,但见乌云纷纷,在飞机外迅速向后移动着。我看了半天,还是一片灰蒙蒙的黑色,会有太阳升起吗?

那姑娘说,爸爸,天这么黑,怎么会有日出呢。男子对姑娘说,耐心等待。听到这话,姑娘坐直了身子,朝窗外看着。

过了一会儿,又过了一會兒,很远的天边,在一片黑暗中出现了微弱的亮光。我不眨眼盯着看,那亮光一点一点地变亮,一点点地变大,一点点地变红。猛地,一弯血红的圆弧跳跃了一下,冉冉上升,紧接着一道阳光从云层里冲刺出来:啊,太阳出来了!顿时,太阳升起的地方变成一大片红艳艳,一朵朵黑云变得金色透亮,阳光将窗外的机翼染上了淡淡的红色。此时,晴空万里,云蒸霞蔚,整个窗外都是美丽壮阔的景色。

“我看见了日出!”姑娘兴奋地说。

我惊喜地在飞机上看到壮丽的日出,这要感谢前排那位先生,要不是他,我就不会有飞机上看日出的奇遇,和谁在一起真的

很重要,哪怕是陌生人。

坐飞机旅行,舷窗外的云天固然美丽,但看久了也会感到枯燥,那时的感觉就是渴望快快到达目的地。

还有一次从海外返回上海,10多个小时空中飞行,让人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终于,广播里传来甜美的声音:“前面就是浦东国际机场,飞机将在30分钟降落……”我顿时感到一阵轻松,仿佛疲劳一扫而空。啊,漫长的旅途就要结束了,终于要告别诗和远方了。

飞机缓缓降落,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舷窗往外看。我看见一棵棵绿色的树,一条条道路,一辆辆行驶的汽车,一幢幢普通的房屋,风景再普通不过了,可是我却倍感亲切,心里涌起回家的激动。

人才是第一资源。在人才强国雁阵格局中,上海担当“头雁”角色。“海聚英才”,除了要广聚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卓越工程师,还要不要涌现一大批支撑“大国制造”的匠才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大国制造”离不开生产工具或器具,也离不开掌握运用生产工具或器具的技艺技能。生产工具或器具关联着产业和职业的特征,也是特定产业和职业的符号化象征。

这个“匠”字的构造,不出意外,同样关联着生产工具或器具。从匚,表示筐篓匣盒,从斤,指斧头刀具等。会意为背着工具筐篓的木工或木匠。其实木匠装工具的筐篓除了斧,还有铤、锯、曲尺、墨斗、刨、凿之类,但一把斧头足以显现大匠之风。由此再引申,无论木匠、瓦匠、铁匠、泥水匠等,但凡手艺人,都可归结于这个“匠”字。

“大匠运斤,无迹可求。”高超的匠人,运用刀斧,却不会在作品或器物上留下刀斧痕迹。何故?此谓得心应手、心手相应。“执斤如风。”没有娴熟的技术、精准的技能,不可能如此出神入化的。

“夫匠者,手巧也。”手工业时代,靠的就是手艺。手不巧,何以造就绝世佳品、国之重器?“匠,治也。”治国如治器,营构布置之间,山水秀丽,交通便捷,居所巧设,器物精美。所以就有“匠人建国,匠人营国”之说。

匠人有匠心,专注不移、善用巧思、追求极致的气质,凝结在他们辛勤劳动的汗水里。“着一事、传一艺、显一技”,技不压身,名师出高徒、名师带高徒,匠人自有匠人的精神境界。当然,如今上海为了培养更多的工匠,形成了一个名师带多个徒弟的“名师工作室”,不啻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性继承”。至于“智慧工匠”,更是数字时代卓越的能工巧匠。

不忘祖师爷,坚守执著,古代匠人装工具的筐篓多有禁忌,轻易不让人碰,正是出于他们对于职业的敬畏。试想,离开了工具或器具之“匠”,匠人还能被称为“匠”吗?

很抱歉,错过了日出。男子对姑娘说,耐心等待。听到这话,姑娘坐直了身子,朝窗外看着。

过了一会儿,又过了一會兒,很远的天边,在一片黑暗中出现了微弱的亮光。我不眨眼盯着看,那亮光一点一点地变亮,一点点地变大,一点点地变红。猛地,一弯血红的圆弧跳跃了一下,冉冉上升,紧接着一道阳光从云层里冲刺出来:啊,太阳出来了!顿时,太阳升起的地方变成一大片红艳艳,一朵朵黑云变得金色透亮,阳光将窗外的机翼染上了淡淡的红色。此时,晴空万里,云蒸霞蔚,整个窗外都是美丽壮阔的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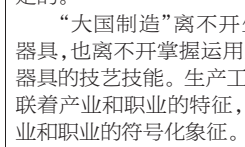
“我看见了日出!”姑娘兴奋地说。

我惊喜地在飞机上看到壮丽的日出,这要感谢前排那位先生,要不是他,我就不会有飞机上看日出的奇遇,和谁在一起真的

“夫匠者,手巧也”

趣解汉字「匠」

沙水清



匠人有匠心,专注不移、善用巧思、追求极致的气质,凝结在他们辛勤劳动的汗水里。“着一事、传一艺、显一技”,技不压身,名师出高徒、名师带高徒,匠人自有匠人的精神境界。当然,如今上海为了培养更多的工匠,形成了一个名师带多个徒弟的“名师工作室”,不啻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性继承”。至于“智慧工匠”,更是数字时代卓越的能工巧匠。

不忘祖师爷,坚守执著,古代匠人装工具的筐篓多有禁忌,轻易不让人碰,正是出于他们对于职业的敬畏。试想,离开了工具或器具之“匠”,匠人还能被称为“匠”吗?

很重要,哪怕是陌生人。

坐飞机旅行,舷窗外的云天固然美丽,但看久了也会感到枯燥,那时的感觉就是渴望快快到达目的地。

还有一次从海外返回上海,10多个小时空中飞行,让人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终于,广播里传来甜美的声音:“前面就是浦东国际机场,飞机将在30分钟降落……”我顿时感到一阵轻松,仿佛疲劳一扫而空。啊,漫长的旅途就要结束了,终于要告别诗和远方了。

飞机缓缓降落,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舷窗往外看。我看见一棵棵绿色的树,一条条道路,一辆辆行驶的汽车,一幢幢普通的房屋,风景再普通不过了,可是我却倍感亲切,心里涌起回家的激动。

仿佛要有收获必先有付出一样,突然,我感觉耳朵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并且有痛感,我张张嘴大口地呼吸。很快,听到飞机着陆时发出的“嘭”的声响,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我的耳朵疼痛感这时消失了。我拿起行李准备下飞机,心里十分踏实,人毕竟不能长久地在天上飞翔,最美好的还是人间,还是自己的家乡,还是自己的家。

静极思动,期待疫情结束,再度飞向远方,眺望那舷窗外的风景。

一个世纪后的换胆新生

杨凡

风霜,也经历着自身逐渐朽化的过程。

作为建筑领域的专业人士,朋友曾参与礼和洋行再生的设计施工。历时三年,一个世纪前的建筑重新投入使用。在漫长的过程中,附加的骑楼外墙和用红砖外涂料以去除。建筑恢复了外貌,并和外部环境建立了更为融洽的联系。除此之外,他们也解决了大楼在漫长的使用期间,内部包括承重墙在

内承重体系逐步失效的问题。

为了维系人们对建筑的情感及其文化价值,建筑团队选择保留建筑的外观,以一种“结构换胆”方法加强其安全系数,实现了建筑的再生翻新。“在里面建立一个新的房子结构,然后用它把外面的砖头托住。它最早的结构形式叫砖木结构,相当于一个鸡蛋壳,里面有一层薄膜,现在我们反其道行之。”朋友说。

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霜,礼和洋行大楼记

录了它当时所处时代的细节。位于上海黄浦区,这个外墙清水红砖砌筑的砖木结构建筑,被部分业内人士认为是上海现存最早的受到安妮女王复兴风格影响的大型商业建筑。尽管在形式上保留着很多外廊式建筑的特征,但它却是当时风格迈向时尚的一个选项。

百年前,作为德商礼和洋行的中国总部所在地,礼和洋行大楼的单层面积较同期同类型建筑规模较大。这或许也暗合了当时上海洋行办公楼发展轨迹中相对繁盛的阶段。

今天,它仍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系统研究外滩建筑的常青院士曾提出过“恢复建筑功能与其外观形式间‘与生俱来’的对应关系”的相关建议。与此适应,大楼延续了此前的办公功能,建筑上层目前成为了服务于上班族们日常办公的联合办公空间。而它的底楼,则把商铺和居民生活融为一体,成为夜上海的一段乐章。

踏入翻新后的百年书局,年轻时和父亲一起在此排队的场景历历在目。

十目谈

老建筑新魅力

责编:徐婉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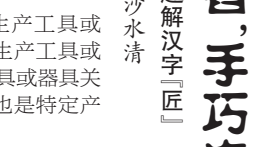
融入一体,成为夜上海的一段乐章。

踏入翻新后的百年书局,年轻时和父亲一起在此排队的场景历历在目。

“夫匠者,手巧也”

趣解汉字「匠」

沙水清



匠人有匠心,专注不移、善用巧思、追求极致的气质,凝结在他们辛勤劳动的汗水里。“着一事、传一艺、显一技”,技不压身,名师出高徒、名师带高徒,匠人自有匠人的精神境界。当然,如今上海为了培养更多的工匠,形成了一个名师带多个徒弟的“名师工作室”,不啻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性继承”。至于“智慧工匠”,更是数字时代卓越的能工巧匠。

不忘祖师爷,坚守执著,古代匠人装工具的筐篓多有禁忌,轻易不让人碰,正是出于他们对于职业的敬畏。试想,离开了工具或器具之“匠”,匠人还能被称为“匠”吗?

很重要,哪怕是陌生人。

坐飞机旅行,舷窗外的云天固然美丽,但看久了也会感到枯燥,那时的感觉就是渴望快快到达目的地。

还有一次从海外返回上海,10多个小时空中飞行,让人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终于,广播里传来甜美的声音:“前面就是浦东国际机场,飞机将在30分钟降落……”我顿时感到一阵轻松,仿佛疲劳一扫而空。啊,漫长的旅途就要结束了,终于要告别诗和远方了。

飞机缓缓降落,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舷窗往外看。我看见一棵棵绿色的树,一条条道路,一辆辆行驶的汽车,一幢幢普通的房屋,风景再普通不过了,可是我却倍感亲切,心里涌起回家的激动。

仿佛要有收获必先有付出一样,突然,我感觉耳朵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并且有痛感,我张张嘴大口地呼吸。很快,听到飞机着陆时发出的“嘭”的声响,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我的耳朵疼痛感这时消失了。我拿起行李准备下飞机,心里十分踏实,人毕竟不能长久地在天上飞翔,最美好的还是人间,还是自己的家乡,还是自己的家。

静极思动,期待疫情结束,再度飞向远方,眺望那舷窗外的风景。

一个世纪后的换胆新生

杨凡

风霜,也经历着自身逐渐朽化的过程。

作为建筑领域的专业人士,朋友曾参与礼和洋行再生的设计施工。历时三年,一个世纪前的建筑重新投入使用。在漫长的过程中,附加的骑楼外墙和用红砖外涂料以去除。建筑恢复了外貌,并和外部环境建立了更为融洽的联系。除此之外,他们也解决了大楼在漫长的使用期间,内部包括承重墙在

内承重体系逐步失效的问题。

为了维系人们对建筑的情感及其文化价值,建筑团队选择保留建筑的外观,以一种“结构换胆”方法加强其安全系数,实现了建筑的再生翻新。“在里面建立一个新的房子结构,然后用它把外面的砖头托住。它最早的结构形式叫砖木结构,相当于一个鸡蛋壳,里面有一层薄膜,现在我们反其道行之。”朋友说。

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霜,礼和洋行大楼记

录了它当时所处时代的细节。位于上海黄浦区,这个外墙清水红砖砌筑的砖木结构建筑,被部分业内人士认为是上海现存最早的受到安妮女王复兴风格影响的大型商业建筑。尽管在形式上保留着很多外廊式建筑的特征,但它却是当时风格迈向时尚的一个选项。

百年前,作为德商礼和洋行的中国总部所在地,礼和洋行大楼的单层面积较同期同类型建筑规模较大。这或许也暗合了当时上海洋行办公楼发展轨迹中相对繁盛的阶段。

今天,它仍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系统研究外滩建筑的常青院士曾提出过“恢复建筑功能与其外观形式间‘与生俱来’的对应关系”的相关建议。与此适应,大楼延续了此前的办公功能,建筑上层目前成为了服务于上班族们日常办公的联合办公空间。而它的底楼,则把商铺和居民生活融为一体,成为夜上海的一段乐章。

踏入翻新后的百年书局,年轻时和父亲一起在此排队的场景历历在目。

十目谈

老建筑新魅力

责编:徐婉青

融入一体,成为夜上海的一段乐章。

踏入翻新后的百年书局,年轻时和父亲一起在此排队的场景历历在目。